

军队从国家财政变成了私营企业，中国军方就是一个大集团生意。这种生意不是违背国家政策的腐败，它是在国家批准同意下为军事活动筹集资金的生意。邓小平在一九八五年发布一项指示，允许解放军单位赚钱，以弥补其预算削减后的缺口。

中国有不少移植中心和综合医院是军方机构，靠器官移植接受者资助。军方医院独立运作，不归卫生部管。它们从器官移植中赚到的钱远远超过这些机构的成本，还为整个军事预算提供经费。

在 1999 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以后，军方医院器官移植数量突然爆增，给军队带来了巨大的金钱利益。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认为 2005 年就进行了近万例肾移植、近 4000 例肝移植，2006 年达到历史最高峰，这一年就有 2 万例。而 1999 年全国仅有 4000 多例肾移植，肝移植数字近乎于 0。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中开价是肾移植 6 万多美元（约合 40 多万人民币），肝移植 10 万美元（约合 70 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 15 万美元以上。而按照业内器官价格占总费用的 50% 和石炳毅提出的缩水数字估算，仅 2005 年活摘人体器官移植给军队带来的纯利为近 5.6 亿美元，近 45 亿人民币。而实际的活摘器官数字，即在中国军事设施和军队医

军队财政的黑幕



院所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要好几倍。这其中还没有计算从药品、手术费、护理费、住院费和其它来源的营利。中国与世界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中国是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 2000 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 85% 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分。

中共军队系统医院开展了超常量的器官移植（很多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短短几年即可达数千例），中央军委直属部队医院、七大军区总医院和所有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无一例外的参与了器官移植。许多不符合移植手术条件的军队序号医院和武警医

院都大力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器官移植的数量巨大。异常短暂的等候时间（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上海长征医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意味着军队医院系统随时有大批的备用供体。而多所武警医院供体来源充足，其本系统负责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的武警及其医院涉嫌用法轮功学员作活体器官供体库，为军队医院的器官移植提供“来源充足”的供体。鉴于军队系统自成系统的特殊性，一条龙的黑箱操作掩盖着军队医院系统全面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2006 年 3 月以来，多位证人指证中共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设立秘密集中营，关押数千法轮功学员，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肾脏、肝脏和眼角膜等器官牟利并私设焚尸炉焚尸灭迹的骇人罪恶。知情人披露，在中国有 36 个类似的集中营。有 600 多个医院通过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来牟取暴利。

由于证据确凿、铁证如山，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史密斯议员在听证会上表示：如果中共活摘器官被完全揭露出来，那么这可怖的罪行会挑战人类的极限，挑战人类的语言，甚至连“反人类罪”都显得苍白无力，这样的罪行罄竹难书。◇

还真有“天天中共”这回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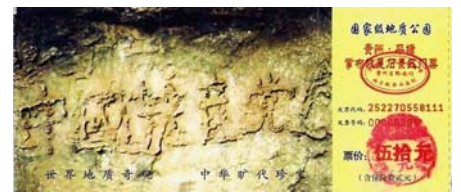
【明慧网】2006 年的一天，在深圳一家大型酒店工作的几名员工下班后，一道去游泳。在去游泳的途中，一边走一边聊天，一名来自湖北省监利县的男同事说，他要把他的生命交给共产党。

不巧的是，游泳的中途，天突然下起大雨，还电闪雷鸣。几个同事，都被雷击了，但都没事；而说“要把

自己生命交给共产党”的那名同事被雷击后，沉入水下，当场死亡。还是用打捞船才捞上来的。

经历这场事故的其中一位男士说，他也被中共欺骗入过党，虽在母亲的劝说下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但共产党无神论的影子还总在缠绕着他。亲身经历了这件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

“还真有‘天天中共’这回事啊！我从心里真退了。” ◇



2002 年 6 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惊现“中國共產黨亡”六个大字。经专家鉴定：“藏字石”有 2 亿多岁，字为天然形成。上图：风景区门票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截至 2013 年 4 月 10 日，已有超过 1 亿 3610 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教组织。

追踪迫害



揭露长春黑嘴子劳教所以对女性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被恶警电棍电闭经 身心遭摧残含冤离世

刘玉珠女士，吉林市法轮功学员，一九五七年生。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一年期间，在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因炼功，被恶警侯志红用电棍电，当时她正处于月经期，月经被电没，之后在劳教所再也没来过月经，每天长达十七、八个小时的劳役，身心遭受极大伤害。回家后，又遭长春路派出所和街道不法之徒骚扰，病情加重，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三日含冤离世。

石女士，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冬，被非法关押在黑嘴子劳教所期间，来例假时被恶警侯志红冲着腰部用电棍一阵猛击，导致例假异常停止。侯却对此不闻不问。该案例已列入联合国的立案名单。

廉淑芳女士，吉林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因为不妥协，被刘莲英、于波等恶警毒打、电击。当时她正来月经，恶警毫无人性的用电棍专门猛烈电击她的下身。

经血脓血泡红泡肿下身“死人床”摧残险成植物人

王影女士，吉林长春法轮功学员，中学教师。二零零零年三月，

因进京上访，被非法劳教一年，因不放弃信仰被非法加期一年。在黑嘴子劳教所，为逼迫她放弃修炼，对她电棍加身、捆绑迫害（两腿双盘、双手背后，从恶警上班盘到下班，痛得浑身湿透、恶心呕吐、豆大的汗珠不停的滚落）、绑“死人床”等。在如冰窖般潮湿阴冷的禁闭室里，王影被呈“火”字型绑在“死人床”上，不给铺盖，浑身冻得不住发抖，嘴唇冻得青紫，胃肠长时间持续不断的痉挛，痛得她大汗淋漓，为了增加她的痛苦，恶警还用鼻饲给她野蛮灌食，导致其便脓血。期间她来了月经，脓血和经血都便到裤子里，恶警不仅不放她下来，还不让她上厕所，恶狠狠地说：“渴[注：方言，音“他”，汗湿透（衣服、被褥等）]着！”就这样，下身被经血和脓血浸泡得又红又肿、又疼又痒，让人抓心挠肝的难受，生不如死。即使这样，灌食和捆绑也没有停止，王影几乎被摧残成了植物人。松绑时，腰撕心裂肺的疼，好似钢锥刺，腿毫无知觉，胳膊严重拉伤，二十多天后才敢伸开。十几天的酷刑折磨九死一生。

郑慕芝（郑慕珍）女士，吉林和龙市八家子林业局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六年被非法劳教。在黑嘴子劳教所，曾被绑“死人床”迫害八天，大小便及来例假都不让下来。

某法轮功女学员，在月经期被绑“死人床”，放下来时，裤子、床上都是血迹，以后经常月经不调。

六天六夜光脚坐冰凉的水泥地 不让睡觉、不让洗漱

王玉梅女士，吉林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修炼，二零零四年秋冬时节，被强迫光脚、双盘坐在水泥地上，当时王玉梅正来月经，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不让垫小垫，冰得她腰腿疼痛难忍，她把鞋垫着坐，大队长席桂荣不让坐鞋上，什么也不让垫。王玉梅说：“我来事了怕凉”，席说：“那也不行”。就这样，王玉梅在来月经期间，被恶警逼迫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不让穿鞋、二十四小时不许睡觉、不让洗漱、不让洗衣服，折磨六天六夜。◇

四位法轮功学员面临非法庭审

今年一月底被绑架的吉林省大安市法轮功学员王艳、邹玉芳、纪辉、小岳等的所谓“案卷”已在四月七日偷偷转到大安市法院。家属未接到任何通知。

事实真相

“4·25”光照千秋的道德丰碑

四·二五”上访简要经过

【明慧网】1999年4月11日，前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庠，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文章，以捏造事实的卑劣手段，指名恶毒攻击、陷害、诬蔑法轮功。

4月18日至24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相关机构反映实情。23日和24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和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致使学员流血受伤，45人被抓。法轮功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你们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出于对政府的信任，4月25日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局



和平上访。从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画面和现场照片都可以看到，上访群众的身后，并不是中南海特有的红色围墙；而和上访群众隔街相望的才是中南海的红色围墙，以及中南海的西门。即使在央视播出的现场录像中，也没有出现示威中常见的情绪激动的人群，没有标语，也没有口号，很

明显，上访群众没有“围”住中南海，更没有发生所谓“冲击”事件。中共官方所谓的包围中南海的谎言不攻自破。当日，在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合理解决了天津暴力抓人事件。晚上学员们散去时，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捡起来了。

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与对正信的坚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此次上访被称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

“四·二五”当晚，江泽民出于妒忌，强行推翻政府总理的决定，把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并于1999年7月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